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五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

起重光作噩盡強
圍單闕凡七年

孝靈皇帝中

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驂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

賢曰驂驥

善馬也調謂散發也調徒釣翻下同

豪右辜權

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權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

其利權

馬一匹至二百萬夏四月庚子赦天下交

陟烏許蠻久為亂

烏許蠻反事始上卷
光緒元年許呼古翻

牧守不能禁交

陟人梁龍等復反攻破郡縣

復扶
又翻

詔拜蘭陵令會稽朱雋

為交陟刺史

蘭陵縣屬東海
郡會古外翻

擊斬梁龍降者數萬人

降戶
江翻

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為諫議大夫

六月庚辰

雨雹如雞子

雨于
具翻

秋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太尉

劉寬免衛尉許軾為太尉

軾於六翻
月許郁坐辟

考異曰袁紀十
召錯繆免楊賜

為太尉今
從范書

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

司徒

楊賜罷

冬十月太常陳耽為司徒

考異曰袁紀三
年閏月楊賜久病

罷十月陳耽為司徒蓋誤置閏於去年按長曆此年閏十月以袁紀考之閏九月為是恐長曆差一月今從范書帝紀

鮮卑寇幽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和連

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後出攻北地北地人射殺之

射而亦翻

其子騫曼尚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

長知雨翻

與魁頭

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

是歲帝作列肆於

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

更工衡翻

帝著商賈服

著陟畧翻下

從之飲宴為樂

樂音洛

又於西園弄狗著進

賢冠帶綬

賢曰三禮圖曰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續漢志曰靈帝寵用便嬖

子弟轉相汲引賣關內侯直五百萬強者貪如豺狼弱者畧不類物真狗而冠也綬音受又駕四驢

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

續漢志曰驢者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

王君子而驂駕之乎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操千高翻

京師轉相倣

效驢價遂與馬齊帝好為私穡

好呼到翻穡與蓄同

收天下之珍

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

賢曰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

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

中常侍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

不生之陰陽

賢曰萬物稟陰陽而生

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

尚方歛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

中尚方中御府皆屬少府天子

私藏也繒
慈陵翻

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

中廐即駉驥廐

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因費多獻少

調徒弔翻

少詩

沼翻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

好呼到翻

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

奏御而已

三府選其人而舉之尚書受其奏以進御

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功

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

罪罰

効戶緊翻又戶得翻下遐稼翻

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

其行狀度其器能

掾俞絹翻行下孟翻度徒洛翻

然猶有曠職廢官荒

織不治

治直之翻

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

詔用者不由三公尚書徑以詔書用

之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

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

復扶又翻省悲井翻

何皇后性彊

忌後宮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酖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

諸中官固請得止

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

華容縣屬南郡

中

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五年春正月辛未赦天下

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

千石為民蠹害者太尉許儼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

貨賂

六翻 械許

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

虛糾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

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因

鸞鳳

考異曰劉陶傳光和五年以謠言舉二千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按耽已為司徒不應與議郎同

上言王沈魏書曰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太祖因此上書切諫不云與耽同上言也今但云陳耽帝以

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 二月大疫

三月司徒陳耽免 夏四月旱 以太常袁隗為司徒

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

樂音洛

秋七月有星孛于太

微字蒲內翻

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尅帝欲大

發兵以問益州計吏漢中程包對曰板楯七姓

板楯七姓羅扑

督鄂度夕龔皆渠帥也楯食尹翻

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

復方目翻

其人勇

猛善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

死敗殆盡

事見四十九卷安帝元初元年註亦見是年

羌人號為神兵傳語

種輩勿復南行

語牛倨翻種章勇翻復扶又翻下同

至建和二年羌復大

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亦

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顥亦以板楯討

而平之

緄古本翻又音昆顯魚容翻

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

更賦至重

長知兩翻更工衛翻

僕役箠楚過於奴虜

垂止崇翻

亦有嫁

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

偽翻

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愬故邑落

相聚以叛戾非有謀主潛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

守

守式又翻

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

謙宣詔赦之即時皆降

降戶江翻

八月起四百尺觀於阿

亭道

觀古玩翻

冬十月太尉許馣罷以太常楊賜為太尉

帝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遂狩于廣成苑十二月還

幸太學 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

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驄馬青白雜色

典馬之孫也

順帝永建初馬為太傅馬榮之孫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赦天下

夏大旱

晉號皇后母為

舞陽君

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五原山岸崩

考異曰本紀云大有年按今夏大旱縱使秋成亦不得為大有年今不取

初鉅鹿張角

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

妖於

呪職
救翻

令病者跪拜晉過

首式又翻今道家所施符水祖張道陵蓋同此術也

或時

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

誑居況翻
誘音酉

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冀荆揚兗

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赴填塞道

路塞悉
則翻

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

解戶
買翻反

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為司徒

賜為
司徒

熹平五
年也

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

蔓音
萬

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

千石簡別流民

下邳稼翻
別彼列翻

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

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

賢曰謂
所論事

留在禁中未施用之余據賜
以熹平六年免帥所類翻

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

前議

掾俞絹翻
復扶又翻

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

入京師覘視朝政

覘丑廉翻
朝直遙翻

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

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

更工
衙翻

莫肯公文宜下明詔

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為意

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

陶明春秋為之訓詁
故詔之次第條例

角遂置三

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

考異曰袁紀

作坊今從范書

各立渠帥

帥所類翻

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

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

寺門在京城諸官寺舍之門

及

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

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

數所角翻

以中常侍封諡

徐奉等為內應

諡私呂翻

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

是年十二月改元

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

子濟

禮翻

考異曰袁紀云

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

考

濟陰人唐客今從范書

異曰袁紀曰五月乙卯馬元義
等於京都謀反伏誅今從范書
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

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

等下遐稼翻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

黃巾以為標幟著陟畧翻幟尺志翻又音誌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

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

公將軍考異曰司馬彪九州春秋云角弟梁弟寶袁紀云角弟良寶今從范書所在燔

燒官府劫略聚邑聚才喻翻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長知兩翻旬

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

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封慎侯

慎縣屬汝南郡

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脩理器械以鎮京師置

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

函谷關在河南穀城縣賢曰太谷在雒陽東廣成在河

南新城縣京相璠曰伊闕在雒陽西南五十里轅轅關

在緱氏縣東南水經註曰旋門坂在成臯縣西南十里

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小平津在河南平縣北賢曰在

今鞏縣西北杜佑曰洛川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

新安縣東北有漢八關城

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

中藏府令屬少府宦者為之中藏錢漢所謂嵩規之兄

禁錢也西園廐馬即駉廐馬藏徂浪翻

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料音卿量也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

諸徙者謂黨人妻子徙邊者也

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北中

郎將盧植討張角

漢有三署中郎將五官及左右署又有使匈奴中郎將北中郎將則創置

於此時蓋以討河北黃巾也

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頽

川黃巾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

皆封侯貴寵

夏戶雅翻
憚於粉割

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

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

欲登永安候臺

據續漢志永安宮在北宮東北中有候臺洛陽宮殿名曰永安宮周回六百九

十八大故基在洛陽故城中

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

諫曰

賢曰尚姓但名姓譜師尚父之後後漢有高士尚子平

天子不當登高登高

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

觀靈帝以尚但之言不敢復升臺榭

誠恐百姓虛散也謂無愛民之心可乎使其以信尚但者信諸君子之言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賢曰春秋潛潭

巴曰天子毋高臺榭高臺榭則下叛之蓋因此以誑帝也復扶又翻下同

及封譖徐奉事發

上詰責諸常侍曰

詰去吉翻

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

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

為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

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

遂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

言其欲誅廢立

也數所

角翻

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

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

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

自屏

賢曰自屏謂自蔽也屏必郢翻

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

產侍中河內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

栩況羽翻上時掌翻下同

張讓

誣栩與張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郎

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

所以樂附之者

樂音洛

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弟

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

權古岳翻

侵掠百姓百姓之

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

南郊以謝百姓

據宦者傳是時張讓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

十二人皆為中常侍言十常侍舉大數也縣讀曰懸
考異曰范書宦者傳上列常侍十二人名而下云十常
侍未詳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

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

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

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

不俯九翻

御史承旨

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掠音亮

庚子南陽黃巾

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

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

所對切直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冠賊免以太僕弘農鄧

盛為太尉已而帝閱錄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

乃封賜為臨晉侯

臨晉縣屬馮翊賢曰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上時掌翻

陶為

中陵鄉侯

司空張濟罷以大司農張溫為司空 皇

甫嵩朱雋合將四萬餘人

將即亮翻

共討潁川嵩雋各統一

軍雋與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

長社縣屬潁川郡賢曰今許州縣故城在

長葛縣西

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

邵陵縣屬汝南郡賢曰故城在

今豫州鄆陵縣東敗補邁翻

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勲及太守劉

衛 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

少詩沼翻

軍中皆恐賊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十一

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苴乘城

賢曰苴音巨說文云

束苴

燒之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

間古莧翻呼火故翻

城上舉燎

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

陳讀曰陣

賊驚亂走會

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雋合軍更

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操父嵩為中

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

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操於惇為從父兄弟

操少機警

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

少詩照翻行下孟翻下同

世人未之

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顓異焉

顓魚容翻

玄謂操曰天

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顓

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

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

許劭字子將許訓為

公見上卷熹平三年四年從才用翻

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

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

月旦評焉

後置州郡中正本於此好呼到翻更工衡翻

嘗為郡功曹府中聞

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

造七到翻

曰我何如

人劭鄙其為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

世之姦雄

言其才絕世也天下治則盡其能為世用天下亂則逞其智為時雄

操大喜而

去

曹操事始此

朱雋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傅燮上

疏曰

護軍司馬官為司馬而使監護一軍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

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

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

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極蘇于羽山四罪而天下

咸服左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鼓檮戴大臨

危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

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舜臣堯

流四凶族

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

舉十六相

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

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

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

增其廣耳

治直之翻

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

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

謂其黨歸順去其黃巾而復服時人

之服也梟堅堯翻梟夷謂梟斬而誅夷之

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

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

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

見賢通翻長知兩翻

夫

孝子疑於屢至

即曾母投杼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

市虎成於三夫

韓子龐共

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信乎王曰寡人信矣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成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若不

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

白起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八年復

扶又翻郵音尤

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

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

惡烏路翻

燮擊黃巾

功多當封忠譖訴之帝識燮言

賢曰識記也音志

得不加罪竟亦

不封張曼成叱宛下百餘日

宛於元翻

六月南陽太守秦頡

擊曼成斬之交趾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

行下孟翻

財計盈給輒求遷代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

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京令東郡賈琮為交趾刺

史

京縣屬河南尹琮祖宗翻

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

歛力瞻翻

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

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

役

蠲吉玄翻復音方目翻除也

誅斬渠帥為大害者

帥所類翻

簡選良吏

試守諸縣歲閒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

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飯扶晚翻

皇

甫嵩朱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

彭脫於西華

姓譜波姓也其先事王莽為波水將軍子孫以為氏陽翟縣屬潁川郡西華縣屬汝

南郡賢曰西華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又曰在今潁水縣西北

並破之餘賊降散

降戶

江翻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儁於是進封儁西

鄉侯遷鎮賊中郎將

此因欲鎮安黃巾餘賊而置官

詔嵩討東郡儁討

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

保廣宗

廣宗縣屬鉅鹿郡賢曰今貝州宗城縣

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

當拔之

垂幾也 塹七艷翻

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

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

易以豉翻

盧中

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

中郎將隴西董卓代之

盧植先為北中郎將卓為東中郎將四郎將始於此

巴郡張脩以妖術為人療病

偽為于翻

其灋畧與張角同令

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秋七月脩聚眾反寇郡縣

時人謂之米賊

考異曰范書靈帝紀有此張脩陳壽魏志張魯傳有劉焉司馬張脩劉艾典

畧有漢中張脩裴松之以為張脩應是張衡非典畧之失則傳寫之誤案魯傳云祖父陵父衡皆為五斗米道

斬死魯復行之劉馬司馬張脩與魯同擊
漢中魯襲殺脩非其父也今此据范書

八月皇甫

嵩與黃巾戰於蒼亭

蒼亭在東郡范縣界

獲其帥卜巳

帥所類翻

董卓

攻張角無功抵罪巳巳詔嵩討角

九月安平王續坐

不道誅

安帝延光元年改樂成國曰安平以孝王得紹封續得子也

國除初續為黃

巾所虜國人贖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議郎李燮曰續

守藩不稱

稱尺證翻

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朝廷不從燮坐謫

毀宗室輸作左校

校戶教翻

未滿歲王坐誅乃復拜議郎京

師為之語曰父不肯立帝

謂李固不肯立質桓二帝也

子不肯立王

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

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

懈居
臨翻

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

陳讀
曰陣

戰至晡時大破之斬

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

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

下曲陽縣屬鉅鹿郡以常山有
上曲陽故此稱下復扶又翻

斬獲十餘萬人即拜嵩

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卹士卒每
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

爾如此也故所嚮有功 北地先零羗及枹罕河關羣盜反河關

枹罕二縣皆屬隴西 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

侯為將軍北宮以所居為氏左傳有衛大夫北宮文子孟子有北宮黶從才用翻殺護羗

校尉冷徵賢曰冷姓也周有冷州鳩音零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

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誘音酉任音士殺金城太守陳

懿攻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武威太守史失

其姓涼州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

殺正和以免其負訪於漢陽長史敦煌蓋勲續漢志郡太守置丞

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敦古門翻蓋徒姦翻

勲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勲因

此報之勲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

鵠曰夫紕食鷹隼欲其驚也

賢曰紕繫也廣雅曰驚執也取其能服執衆鳥隼隼

尹翻食讀曰臥

驚而亨之

亨讀作烹

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勲求

謝勲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

為于偽翻

怨之

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萬勲諫之昌怒使勲與從

事辛曾孔常別屯阿陽以拒賊

阿陽縣屬漢陽郡

欲因軍事罪

之而勲數有戰功

數所角翻

及北宮伯玉之攻金城也勲勸

昌救之昌不從陳懿既死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召勲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赴勲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

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禦之令寵臣莊賈監軍穰苴與期且日會賈素驕貴夕時乃

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于三軍今之從事豈重於

古之監軍乎監古曾等懼而從之勲至冀誚讓章等以

背叛之罪諷才笑翻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

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去叛羗圍校

尉夏育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有論罪輸掌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

畜官畜音

許救翻

勲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

晉時秦苻生葬姚弋仲於狐槃

載記曰在

天水冀縣

為羗所敗勲餘衆不及百人身被三創

敗補滿翻

被皮義翻

創初良翻

堅坐不動指木表曰尸我於此句就種羗滇

吾以兵扞衆曰

賢曰句就羗別種句音古侯翻種章勇翻滇音顛

蓋長史賢人

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勲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

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勲勲不肯上

上時掌翻

遂為羗

所執羗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表

勲領漢陽太守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宏為帥衆復盛

帥所類翻下同

復扶又翻下同

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

璆等合兵圍之

宛於元翻璆渠尤翻

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

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

歷載乃能尅敵

史記白起事秦昭王為大良造攻魏破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

拔鄢鄧五城

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事燕

昭王為上將軍伐齊入臨菑徇齊五歲下七十餘城

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

即將

亮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宏斬之

翻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

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

乞降

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並下同

諸將皆欲聽之雋曰兵固有形同

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

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

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

長知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

兩翻

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

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

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
意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斬
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為帥還
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
走雋追至西鄂精山

西鄂縣屬南陽郡賢曰故城在
今鄧州向城縣南精山在其南

復破

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

人十二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豫州刺史太原王允

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

上時

上責怒

讓讓叩頭陳謝竟亦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

中竹仲翻

中傷

遂傳下獄

賢曰傳退也傳妹戀翻下遐稼翻

會赦還為刺史旬日

間復以他罪被捕

被皮義翻

楊賜不欲使更楚辱

賢曰更經也楚苦痛

更工衡翻

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

量

量音良

幸為深計

賢曰深計謂令自死

諸從事好氣決者

好呼到翻

共

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

大辟以謝天下

辟毗亦翻

豈有乳藥求死乎

前書王嘉傳何謂咀藥而死乳

當作咀

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

共上疏請之得減死論

考異曰允傳云大尉袁隗司徒楊賜按隗賜時皆不為此官恐誤

也

二年春正月大疫 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

門災

據續漢志蓋樂成殿門也城當作成五行志作樂城門劉昭曰南宮中門也

中常侍張

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晦十錢

說輸芮翻斂力瞻翻晦古畝字

以脩宮

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晦而蠅

災自生

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註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於公田起履踐

案行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蠅蠡子也傳曰冬蠅生此其言蠅生何上變古易常也註云上公也謂宣公變易公

田舊制而稅畝也
蠲余專翻

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

諸仲尼仲尼私非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澹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豈有聚奪

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澹哉內

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

援于元翻

大不敬檻車徵詣廷

尉侍御史劉岱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

陸續

事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四年

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

門常侍輒令謹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賈十分

之一

中竹仲翻賈誦曰價

因復貨之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

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

復扶又翻
調徒弔翻

百

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

騶側尤翻
趣讀曰促

恐動州郡多

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

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

諧價然後得去

賢曰諧謂平
定其價也

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

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

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

求

被皮義翻
稱尺語翻

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

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脩宮錢

為于偽翻

以朱儁為右車騎將軍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

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張白騎

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綠城雷公浮雲白雀楊

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蠮之徒不可勝數

朱儁

傳曰輕便者言飛燕于氏根賢註曰左傳曰于思于思

杜預云于思多須之貌騎白馬者為張白騎大聲者稱

雷公大眼者為大目左髭文八作左髭大八校

大者二

戶教翻騎奇寄翻眭息隨翻蠮才由翻勝青升

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廋陶

廋於郢翻

牛角中流矢

中竹仲翻

且死令其衆奉飛燕為帥

帥所類翻

改姓

張飛燕名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

趨邱妖翻

山谷寇

賊多附之部衆寢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

杜佑曰衛州衛縣漢朝歌

縣也紂都朝歌在今縣西縣西北有黑山

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

被皮義翻

朝廷

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

降戶江翻

遂拜燕平難

中郎將

難乃旦翻

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孝廉計吏司

徒袁隗免

隗五罪翻

二月以廷尉崔烈為司徒烈寔之從

兄也

崔寔作此論從才用翻

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

因而得之

賢曰阿保謂傅母也
余謂阿母保母也

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

名譽

熲古
迥翻

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傅母入錢五

百萬故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

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

賢曰靳固之
也居歛翻

程夫人於

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

邪

賢曰姝美也言反不知
斯事之美也姝春朱翻

烈由是聲譽頓衰

北宮伯

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時

涼州兵亂不止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為宜棄涼

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傳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

乃安尚書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

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

事見

十二卷惠帝三年

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

商別定隴右

高祖以將軍酈商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

世宗拓境列置四

郡

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降太初元年置酒泉張掖郡四年以休屠王地為武威郡後元年分酒泉郡

置敦煌郡

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

斷丁管翻

今牧御失和使一州

叛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

為于偽翻

乃欲

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

地

說文曰衽衣衿
夷狄之人左衽

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

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

也帝善而從之 夏四月庚戌大雨雹

雨于
其翻

五月太

尉鄧盛罷以太僕河南張延為太尉 六月以討張角

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 秋七月三輔螟

說文曰螟蟲

食穀葉者

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侍趙忠

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

不與二人由是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收左

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

綬音受

八月以司空張溫為車

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為副以討北宮伯玉拜中郎將董

卓為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 九月以

特進楊賜為司空冬十月庚寅臨晉文烈侯楊賜薨以

光祿大夫許相為司空相訓之子也

建寧二年許訓為司徒

諫

議大夫劉陶上言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

今西羌逆類已攻河東恐遂轉盛豕突上京

河東東南至雒陽五

百里耳

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

前車騎孤危

車騎謂張溫也

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

見厭

數所角翻

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

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

復扶又翻

大較言天

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

以威恩自此以來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

聖政專言妖孽

妖於驕翻孽魚列翻

州郡不上

上時掌翻

陶何緣知疑

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

下遐稼翻

亮

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

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今上殺忠謬之臣下有懽

悴之民

悴泰
醉翻

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前司徒

陳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張溫將諸

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

美陽縣屬扶風賢曰在今雍州武功縣北杜佑曰美陽本

前漢頻
陽縣

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利十一月

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

中

榆中縣屬金城郡賢曰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東杜佑曰蘭州治五泉縣漢榆中故城在今縣東

溫

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

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

參軍事之官始見於此杜佑曰

漢靈帝時陶謙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將軍張溫軍事時孫堅亦為參軍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說輸芮翻斷

丁管翻下同

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羗

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

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

重直用翻

溫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羗

零音隣

羗胡園卓於望

垣北

望垣縣屬漢陽郡陳壽三國志曰望垣峽名

糧食之絕乃於所度水中

立隄以捕魚而潛從隄下過軍

賢曰續漢書隄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

比賊追之

比必寐翻

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溫以

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

耳語謂溫曰

耳語附耳而語也

卓不怖罪

怖普布翻

而鴟張大語宜

以召不時至陳軍灋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

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

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

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

沮在
呂翻

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

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

於卓

垂意猶言降意
也斷丁亂翻

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

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是歲帝造萬

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

賢曰物
滿也

復藏

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

復扶
又翻

又於河間買田宅

起第觀

帝故封河間解讀
亭侯觀古玩翻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

夏戶
雅翻

殺南陽太守秦頡

庚戌赦天下 太尉張延罷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

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於溫 以中常侍趙忠為車騎

將軍帝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

甄之
人翻

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候

傳燮字南容不
候事見上年

天下失望

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

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傳燮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

常侍

少詩
沿翻

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

命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

為漢陽太守

考異曰袁紀在明年九月今從范書

帝使鉤盾令宋典

脩南宮玉堂

南宮有玉堂殿

又使掖庭令畢嵐鑄四銅人又鑄

四鐘皆受二千斛

賢曰銅人列於蒼龍玄武闕外鐘懸於雲臺及玉堂殿前

又鑄天

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

賢曰天祿獸也案今鄧州南陽

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鵠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

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

賢曰翻車設機車以

引水渴烏為曲桶以氣引水上也車尺遮翻

以為可省百姓灑道之費五

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六月荊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

之車騎將軍趙忠罷冬十月武陵蠻反郡兵討破之
前太尉張延為宦官所譖下獄死十二月鮮卑
寇幽并二州徵張溫還京師

四年春正月己卯赦天下二月滎陽賊殺中牟令

中牟

縣屬河南尹賢曰今鄭州縣

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滎陽賊破之拜苗

為車騎將軍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擁兵

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涼州刺史

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

百官志州刺史置從事史員職畧與

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
為治中從事主州選署及衆事

球通姦利士民怨之

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

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

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

罰賊得寬挺

賢曰批解也又緩也

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

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

從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

別駕從事刺史行部則奉引錄

衆事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

猶因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風懷燮思共於

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

傳燮北地
寧州人

燮子幹年十三言

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

朝直
逆翻

今兵不足

以自守宜聽羗胡之請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

終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

左傳曹
公子臧

曰聖達節次
守節下失節

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

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

難乃
旦翻

吾行何之

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

史記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朔客公孫杵臼謂客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即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公宮朔妻置兒於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他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攻殺杵臼并兒然趙孤兒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景公乃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

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

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

帥所類翻

燮

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

臨陳戰歿

說輪芮翻為子偽翻陳讀曰陣異曰袁紀在明年五月今從范書

考

耿鄙司

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寇掠
三輔 太尉張溫以寇賊未平免以司徒崔烈為太尉

五月以司空許相為司徒光祿勳沛國丁宮為司空

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

陽張純請將之溫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涿

治涿縣瓚

歲早翻

軍到薊中烏桓以牢稟逋縣

縣讀曰懸牢僭直也稟給也賢

曰前書音義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

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

將即亮翻

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邱力居等連

盟劫略薊中

薊音計

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

公綦復姓

右北平

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

肥如縣屬

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賢曰故城今平州

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

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

迎冬十月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

區烏侯翻姓也又如字考異曰范

書作觀鵠今從陳壽吳志

衆萬餘人詔以議郎孫堅為長沙太守討

擊平之封堅烏程侯

烏程縣屬吳郡為堅以長沙兵討董卓張本

十一月

太尉崔烈罷以大司農曹嵩為太尉十二月屠各胡

反屠各胡即匈奴也屠直於翻

是歲賣關內侯直五百萬錢前

太丘長陳寔卒

長知兩翻

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閭

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

判分也剖也剖析而見正理也

曉譬曲

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

先之

先志薦翻

資治通鑑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

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_{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_{庶吉士}臣范鏊

謄錄監生_臣呂日永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一

起高祖執徐盡上章數祥凡三年

孝靈皇帝下

中平五年春正月丁酉赦天下 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紫宮即太微也臣衛十二星之內

黃巾餘賊郭大等

皆曰紫宮太子之宮也李蒲內胡

超於河西白波谷

帝紀作西河當從之又按宋白續通典河南府河清縣今理白波鎮無以此

谷於孟津冠太原河東三月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
為河西獻

張懿

屠直
於翻

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

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

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趾牧

以交趾僻遠
可以避禍也

侍中廣漢董扶

扶學圖讖何進
薦之徵拜侍中

私謂焉曰

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

蔡邕月令章句自危十
度至壁八度謂之豕背

之次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魯
之分野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趙之分野
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晉之分野自井十
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張

十二度謂之鶉尾之次。楚之分野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
鶉尾之次。鄭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
次。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
分野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
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齊之分野自晉書
天文志用後魏太史令陳卓所言郡國所入宿受今亦
載之。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分屬
兗州。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分屬豫
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分屬
幽州。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
越分屬揚州。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在
子。齊分屬青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詠訾。於辰在
亥。衛分屬并州。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
魯分屬徐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
趙分屬冀州。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

在申魏分屬益州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
辰在未秦分屬雍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
辰在午周分屬三河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
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分屬荊州分扶間翻焉乃更求

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郤乞逆翻

夫郤氏考異曰范書作郤儉今而耿鄙張懿皆為盜

從陳壽蜀志斂力贍翻間音問

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

任列卿秩中二千石尚書秩六百石以焉為益州牧太

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東海劉虞為幽州牧州任之重

自此而始焉魯恭王之後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虞

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董扶及太倉令

趙驥

百官志太倉令秩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驥羽鬼翻

皆棄官隨焉入

蜀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

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

建武

中右部莫健曰逐王比來降立為醯落尸逐鞬單于右

部醯落者蓋其支庶分居右部因以為種落之號醯馨

今與屠各胡合

屠直於翻

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

考異曰帝紀屠各

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今徙匈奴傳

國人立其子右賢

王於扶羅為持至尸逐侯單于

賢曰於扶羅即前趙劉淵之祖也是為亂晉之

首

夏四月太尉曹嵩罷 五月以永樂少府南陽樊

陵為太尉

樂音洛

六月罷

益州賊馬相趙祗等起兵緜

竹

緜竹縣屬廣漢郡賢曰故城在今益州緜竹縣東

自號黃巾殺刺史郤儉進

擊巴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

犍居言翻音怪

有衆數萬

自稱天子州從事賈龍率吏民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

清靜龍乃選吏卒迎劉焉焉徙治緜竹撫納離叛務行

寬惠以收人心

為劉焉專制益州張本

郡國七大水

故太傅

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

坐才卧翻楷

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

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

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

帝先為解濟亭侯有舊宅

在河間

芬等謀以兵徵劫

徵讀曰邀

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

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

以此謀告操蓋亦知操之為時雄矣

操曰夫

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

行之者伊霍是也

此等語豈常人所能及哉

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

宰輔之勢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

諸君徒見曩者之易

易以鼓翻

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

欲望必克不以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

華戶化翻姓譜堯子丹朱居陶丘其後氏焉

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

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

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

上時掌翻

不

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

至平原自殺

綬音受

秋七月以射聲校尉馬日磾為太

尉日磾融之族孫也

磾丁奚翻

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

校戶

教

以小黄門蹇碩為上軍校尉

姓譜蹇姓也左傳有秦大夫蹇叔

虎賁

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
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
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

皆統於蹇碩

考異曰范書袁紹傳紹為佐軍校尉何進傳淳于瓊為佐軍校尉今從樂資山陽

公載

記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畧帝親任

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九月司徒許相罷以司空丁

宮為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為司空 以衛尉條侯董

重為票騎將軍重永樂太后兄子也

票匹妙翻樂音洛

冬十

月青徐黃巾復起

復扶又翻

寇郡縣

望氣者以為京師當

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

厭一葉翻

乃大發四方兵講武

於平樂觀下

水經註穀水自白馬寺東南還平樂觀在上西門外樂音洛觀古玩翻

起大

壇上建十二重華蓋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

重華蓋高九大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為陳

重直龍翻高居倣翻陳讀

曰陣下同

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華

蓋下帝躬擐甲介馬

賢曰擐貫也音官介亦甲也

稱無上將軍行陳

三帀而還

行下孟翻帀作答翻

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勲曰

蓋古盍翻

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

國語

載祭公謀父之言

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

左傳曰戎昭果

毅以聽之謂武毅敵為果致果為毅

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

無是言也勲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

謀共誅嬖倖

嬖卑義翻又必計翻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

考異曰勲傳云勲

勲謂虞紹云云按虞於匈奴未叛之前已為幽州牧又宗正非典兵之官今除之

蹇碩懼出勲

為京兆尹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為左

將軍

復扶又翻

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

張純

與丘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

鈔徒交翻

詔騎都尉公孫瓚

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

屬國遼東屬國也賢曰石門山谷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

瓚藏早翻

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悲得所略男女瓚深入

無繼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

盡衆潰士卒死者什五六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

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

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

易以鼓翻

王國雖強攻陳倉

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

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

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

賢曰司馬兵法之言

嵩曰不然

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

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

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

恨由是與嵩有隙

為後獻帝初平二年卓怖嵩張本

韓遂等共廢王國

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病死遂等稍

爭權利更相殺害

更工
衡翻

由是寢衰

幽州牧劉虞到部

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賄

賁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

降散虞上罷諸屯兵

上時掌
翻奏也

但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

步騎萬人屯右北平

瓚以石門之捷自騎都尉拜降
虜校尉降戶江翻校戶教翻

三

月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

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瓚有隙

為後初平四年
瓚殺虞張本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太尉馬日磾免遣使即拜

幽州牧劉虞為太尉封容丘侯

容丘縣屬東海郡 考異曰袁紀三月己丑光

祿劉虞為司馬領

幽州牧今從范書

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

帝遣進西擊韓遂

說輸芮翻

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

收徐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 初帝數失皇

子

數所角翻

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

賢曰道人謂有道術之人

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

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

佻初彫翻輕薄也

欲立協

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

屬之欲翻託也

丙辰帝崩于嘉

德殿

年三十四嘉德殿在南宮九龍門內

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

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碩司馬滿隱與進早舊

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

廣雅曰僂疾也仕鑒翻

引兵入屯

百郡邸

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師謂之百郡邸者百郡總為一邸也

因稱疾不入戊

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

考異曰帝紀云年十七張璠漢紀曰帝年十四今從之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朝直逆翻下同

赦天下改元為光

熹封皇弟協為勃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太

傳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

已陰規誅之袁紹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

以袁氏累世貴寵

袁安為司空司徒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司空司徒太尉湯子逢為司空少子

隗亦為三公是累世貴寵也

而紹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為豪傑

所歸信而用之

從才用翻下同

復博徵智謀之士

復扶又翻

何顓荀

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顓為北軍中候攸為黃

門侍郎

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內外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令侍

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帳省尚書事益前無定員至帝始定員數也

顓魚容翻泰

為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
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
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

沈吟今宜共閉上閣

上閣省閣也
沈持林翻

急捕誅之中常侍郭

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

考異曰
袁紀作郭

脉九州春秋作郎
勝今從何進傳

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

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

屯兵票騎將軍董重

票匹
妙翻

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

以為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

塞猶

遇也塞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輒張怙汝兄耶

恚於避翻賢曰輒張

猶彊梁也兄謂進也輒音舟吾敕票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

斷丁管翻何

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便故

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恣入西省

夏戶雅翻惲於

粉翻較讀曰權西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

賢曰蕃后謂平帝母衛姬

王莽攝政恐其專權后不得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

舉兵圍票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太后憂

怖暴崩

怖音布 朝

考異曰九州春秋曰太后憂懼自殺今從皇后紀

民間由是不附

何氏

辛酉葬孝靈皇帝于文陵

賢曰在雒陽西北二十里

何進懲

蹇碩之謀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

大水

秋七

月徙勃海王協為陳留王

司徒丁宮罷

袁紹復說

何進曰

復扶又翻 說輸為翻

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

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

取禍滅

事見五十六卷建寧元年

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

謂進及弟苗也 部

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

樂音洛

事在掌握此天贊

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

為于偽
翻下同

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

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

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

事乎

楚詞註曰楚楚鮮明
貌詩曰衣裳楚楚

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

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

近其
漸翻

出納號令今不悉廢

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

數所角翻下
同遺于季翻

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

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進新貴

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

斷丁亂
翻下同

故事久

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

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

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

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

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

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

利器謂
兵柄也

更徵外助大兵聚會疆

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

治直之翻

當

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為少府

據卓傳中平六年徵

卓為少府蓋即是年也

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

將即亮翻

從才用翻

皆詣臣言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

車使不得行羌胡慙腸狗態

賢曰言羌胡心腸慙惡情態如狗也方言云慙惡也

郭璞云慙慙急性也慙音芳列翻慙音芳于翻

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

復上

賢曰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洪氏隸釋曰漢靈帝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祠孔廟奏後云增異輒上

光和二二年樊毅復革下民租口算奏後云增異復上此蓋當時奏文結末之常語蓋言繼今事有增於此者異

於此者將復上奏也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

并州牧

璽所氏翻

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

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

奮一旦之命

畜許六翻為于偽翻

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

將如字又卽亮

翻之往也

嵩從子酈說嵩曰

從才用翻酈音歷來紀作從子邈今從范書

天

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

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

被皮義翻度徒

洛翻

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

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

嵩討王國時為督故曰元帥

杖國威

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

專誅亦有責也

卓不釋兵為違命嵩擅討卓為專誅

不如顯奏其事使朝

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

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

考異曰進傳曰召卓屯關中上林

苑按時卓已駐河東若屯上林則更侍御史鄭泰諫曰為西去非所以脅太后也今從卓傳

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

厭於鹽翻

若借之朝政

借子夜翻

授以

大事將恣凶欲以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

權秉意獨斷

斷丁亂翻

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

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

謂竇武之事可為殷鑒也

宜在速決尚書盧

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

公未易輔也

易以鼓翻

進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

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

瑁音冒

使

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

賢曰

武猛謂其有武藝而勇猛取其嘉名因以名官

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

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

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

去羌呂翻前書枚乘諫吳王曰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

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滄音則亮翻寒也

潰癰雖痛勝於內食

言癰疽蘊結破

之雖痛勝於內食

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

羊公

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謁為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

命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

賢曰鳴鐘鼓者聲其罪也

請收讓等以清

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

賤依省內以致富貴

言何后因宦官得進進兄弟以此致富貴也

國家之事

亦何容易

易以鼓翻

覆水不收宜深思之

水覆於地不可復收言事發則不可

收拾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

澠彌苑翻

而進更狐疑使諫議

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

河南周之王城去雒

陽不遠种音冲

邵迎勞之

勞力到翻

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

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

披芳靡翻

遂前質責

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

賢曰夕陽亭在河南城西

邵嵩之孫也袁

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執已露將軍復欲

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

復扶又翻

進於

是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

漢司隸校尉持節至元帝時諸葛豐

為司隸始去節今假紹節重其權也斷丁亂翻

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

雒陽方畧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

進兵平樂觀

上時掌翻樂音洛觀古玩翻

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

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

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勾勾正患諸君耳

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次

之勸進於此時

悉誅之也

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

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

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

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

賢曰唯思念也

今當遠離宮

殿

離力智翻

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

復扶又翻下同

得暫奉望太后

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

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

宮

樂音洛

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

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歟入省

賢曰歟音許勿翻

此

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

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

詰去吉翻說文曰憤憤亂

也古對翻

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

事見上卷光和四年幾居希翻

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

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

乎

種章勇翻

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

案百官志

尚方有令丞而無監桓靈之世諸署令悉以宦者為之尚方監必亦置於是時也渠姓也左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又衛有渠孔御戎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

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

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

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

被皮義翻

欲引兵入宮

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

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

衛瓘曰青瑣門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

格再重裏青畫曰瑣考異曰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
何進傳作九龍門今從袁紀

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闕尚書闕即尚書門因將太后

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將如字攜也挾也

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牕下仰數段珪數所具翻珪懼乃釋

太后太后投閣乃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

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

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

中曰殺大將軍即車騎也時苗為車騎將軍吏士能為報讎乎

為于
偽翻

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

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

者無少長皆殺之

少詩照翻
長知兩翻

几二千餘人或有無須而

誤死者

須古鬚
字通

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

宮之正南門曰
端門省禁也

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

王數十人步出穀門

穀門位在子維
城正北門也

夜至小平津

賢曰
小平

津在今鞏縣西北杜佑曰鞏縣西北
有小平縣故城又北有津曰小平津

六璽不自隨公卿

無得從者

從才
用翻

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

上

漢官儀諸郡置五郡督郵以監屬縣河

南尹置四部督郵中部為掾掾俞緇翻

貢厲聲質責

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

手式又翻

等惶怖

怖普布翻下同

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

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

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

露車者上無巾蓋四旁無帷裳蓋民家以載物者耳

共乘之至雒舍止

雒舍地名在北芒之北

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

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

顯陽苑

顯陽苑桓帝延熹二年所造在雒陽西

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

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

下帝見卓將兵卒至

將即亮翻
卒讀曰猝

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

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

國家播蕩

東都羣臣謂
天子為國家

何却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

了

了曉
解也

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

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

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

熹為昭寧失傳國璽

為下獻帝初平二年孫
堅得璽張本璽斯氏翻

餘璽皆得

之以丁原為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

袁紹曰

說輪
芮翻

董卓擁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

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

兵還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

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

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

復扶
又翻

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

弟苗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
布殺原而并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

免司空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

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會赦

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

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

詈曰我能族人豈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

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

邕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治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

臺遷為侍中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

念靈帝令人憤毒

賢曰毒恨也

董卓似可今欲立之為能勝

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劉氏種

不足復遺

且爾猶言且如此也卓意欲廢漢自立

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

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

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

曰豎子敢然

敢然猶言敢如此也

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

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

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

敢害紹縣節於上東門

縣所假司隸節也上東門位在寅時曰雒陽城東面北頭門也

縣請曰縣

逃奔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僚奮首而言曰皇

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

事更立陳留王何如

更工衡翻

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

又抗言曰

賢曰抗高也

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

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

元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

沮在呂翻

坐者震動尚書盧

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

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

坐將殺植蔡邕為之請

坐組卧翻為于偽翻

議郎彭伯亦諫卓曰

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

怖普布翻

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

傅袁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會羣僚於崇德前殿

復扶翻

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

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袁隗解帝璽

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鰥涕

言不

取出聲但鰥咽而流涕也

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跽迫永

樂宮

跽子六翻

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

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

馬

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寧為永漢丙子卓

酖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發

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

尸於苑枳落中

落籬落也枳似棘多刺江南為橘江北為枳人以枳籬

詔除公

卿以下子弟為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 乙酉以

太尉劉虞為大司馬封襄賁侯

襄賁縣屬東海郡應劭曰賁音肥

董卓

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

傳知

繼嗣郿縣屬扶風賢曰今岐州縣師古曰郿音媚

丙戌以太中大夫楊彪為

司空 甲午以豫州牧黃琬為司徒 董卓率諸公上

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

用其子孫 自六月雨至於五月 冬十月乙巳葬靈

思皇后 白波賊寇河東

考異曰帝紀五年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案

匈奴傳帝崩之後於扶羅乃與白波賊為寇紀誤今從傳

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初

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

單于羌渠被殺事見上卷

中平五年 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

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

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

鈔楚交翻

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

人不愛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
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十一月以董卓為相

國漢自蕭何為相
國後不復除拜

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十

二月戊戌以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

勲荀爽為司空初尚書武威周毖城門校尉汝南伍瓊

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

毖兵媚翻說輸為翻考異曰范書云吏部尚書漢陽
周璆侍中汝南伍瓊袁紀作侍中周毖今從魏志及英

雄記命毖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顒等沙汰穢惡顯拔幽

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

處昌呂翻

復就拜爽

平原相

復扶又翻

行至宛陵

宛陵縣屬河南尹在雒陽東

遷光祿勳視事

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

紀為五官中郎將融為大鴻臚紀寔之子融韶之子也

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

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

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陳留孔由

為豫州刺史

由音冑秋作孔冑

考異曰九州春秋今從董卓傳

東平張邈為陳

留太守賴川張咨為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

但將校而已

將校謂中郎將校尉處昌呂翻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

號

除三號復稱中平六年

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

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

自言

非人臣之相其悖逆如此語牛倨翻相息亮翻

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

劍

擾龍姓也蓋古擾龍氏之後

立槓殺之

槓側爪翻

是時維中貴戚室第

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

資物

剽匹妙翻

妻畧婦女不避貴戚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

購求袁紹急周誌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

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

為變袁氏樹恩四世

袁安四世至紹

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

豪桀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

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

即拜紹勃海太守封邳鄉侯

邳苦浪翻

又以袁術為後將軍曹

操為驍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

歸過中年

中年縣屬河南尹間古覓翻

為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

被卓書

被皮義翻

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

雄雋因白令釋之

白中弁令也

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

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渤海冀州牧

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

部從事部郡國從事也渤海一郡遣部從

事數人守之

東郡太守橋瑁

瑁莫報翻

詐作京師三公移書

恐紹起兵也

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

患難

企欺冀翻難乃且翻

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

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

為于偽翻

何謂

袁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

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

復扶又翻和戶卧翻

冀州於他州不

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

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考異曰范書魏志俱有此事范書在舉兵之後魏

志在舉兵之前若在舉兵後時紹已為盟主馥何敢禁其發兵若在舉兵前則近是也今從魏志

孝獻皇帝甲

諱協謚法聰明睿智曰獻古今注協之字曰合張璠記曰靈帝以帝似已

故名曰協帝王紀曰協字伯和蜀謚帝曰愍魏謚帝曰獻此從魏謚者以魏受漢禪為正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勃海

太守袁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

時卓挾天子紹等因攸

稟命故權宜板授官號

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

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

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

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

酸棗

縣屬陳留

郡瑁音冒後將軍袁術屯魯陽

魯陽縣屬南陽郡

衆各數萬豪

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撥

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啟乎

辛亥赦天下 癸酉董卓使郎令李儒酖殺弘農王

辯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

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曰非謂其

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

帥閑習軍事

少詩
照翻

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

東平長者坐不闕堂

處昌呂翻長知兩翻張邈字孟卓賢曰坐不闕堂言不妄視也孔

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孔佃字公緒賢曰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

有所抑
揚也

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

謂臨兵鋒而與敵人也

決勝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衆怙力將各碁峙以

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

此數語公業雖以

諸將情態實

不過如此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

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

羌胡義從

從才用翻

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兇以

赴犬羊

兇序姊翻似牛一角而青色身重千斤角重百斤

鼓烈風以掃枯葉誰

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

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

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

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

畏其暴也

卓表河南尹朱

儁為太僕以為已副使者召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

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

孤負也

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

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

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

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為副卓大會公

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

一世矣案石包識

當時緯書之外又有石包室識蓋時人附益為之如孔子閑房記之類

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曰

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

書序曰盤庚五遷將

治亳殷民

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

更工衡翻

歷年已久百姓安樂

樂音洛下同

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

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

賢曰如糜粥之沸也詩云如沸如羹

石包識妖

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

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

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

滄海

賢曰言不敢
避險難也

彪曰天下動之至易

易以
致翻

安之甚難

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

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

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

從才
容翻

相國豈樂此邪

樂音
洛

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

謂秦漢都關中因山

卓意小解琬退又為駁議

駁北
角翻

二

河形勢以制天下

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為太尉

太僕王允為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毖固諫

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琰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殺瓊琰乃復

表彪琬為光祿大夫

復扶又翻

卓徵京兆尹蓋勲為議郎

蓋古盍翻

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

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

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

勲密與嵩謀討

卓會卓亦徵嵩為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

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

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

徵兵羣帥

說翰尚翻帥所類翻

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

也嵩不從遂就徵

嵩前不能從兄子酈之言今又不從衍之策自揣其才不足以制卓故也

勲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勲為越騎校尉河

南尹朱儁為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

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

為于偽翻折之古翻汙烏故翻

蓋勲曰昔武丁

之明猶求歲諫

賢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傳說曰啟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

后從諫則聖余謂蓋勲忠直之士時卓方謀僭逆不應以武丁之事為言據國語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

數九十有五矣猶歲徹於國曰毋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勲蓋以衛武公之事責卓也史書傳寫誤以公為丁耳況如卿

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卓遣軍至陽城值民

會於社下

此二月事也陽城縣屬潁川郡

悉就斬之駕其車重

重直用翻

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燒

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

甲兵謂甲兵之士

丁亥卓駕西

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

勝計

勝音升

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

更相蹈藉

藉燕夜翻

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

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

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

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

足起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

考異曰袁紀作已巳今從范書

居京

北府舍

師古曰三輔黃圖曰京北府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

後乃稍葺宮室而

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

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

承卓卓亦雅信焉

朝直通翻

董卓以袁紹之故戊午殺太

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餘人

尺口謂嬰孩也

初荊州刺史王叡

裴松之曰叡晉太保祥伯父也

與長沙太守孫堅共

擊零桂賊

零桂零陵桂陽也

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州郡舉兵

討董卓叡與堅亦皆起兵叡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

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說叡罪

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

上時掌翻

堅承檄即勒兵襲叡叡聞

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

欲詣使君求資直耳

據吳錄資直者衣資之直也

獻見堅驚曰兵自

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

被皮義翻獻

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獻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陶弘景曰

生金有毒不鍊服之殺人

堅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

不肯給軍糧誘而斬之

陳壽志曰堅以牛酒誘之吳歷曰堅詐疾以誘之

郡中

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

魯陽縣屬南陽郡

與袁術合兵術

由是得據南陽

考異曰范書術傳云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表傳云術阻兵屯魯陽表不得

至荆州魏志術傳孫堅殺張咨術得據南陽魏武帝紀此年二月已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陽此春孫堅取

南陽街乃據之稱以魯陽為治所也

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詔以

北軍中候劉表為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

縱子

容翻塞

表單馬入宜城

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本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

請南郡

悉則翻

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

賢曰宗黨共為賊

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

集其策焉出

馬於虔翻

蒯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

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

趣上喻翻

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

帥多貪暴為下所患

帥所類翻下同

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

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

樂音

洛

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

襁居兩翻

兵集衆附南據江陵

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郡國志荊州郡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

長沙武陵七郡漢官儀以章陵足為八郡

公路雖至無能為也

素街字公路

表曰

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

誘音酉帥所類翻

遂徙治襄陽

荊州刺史本治武陵漢壽襄陽縣屬南郡

鎮撫郡縣

江南悉平

荊部在江南者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四郡也為劉表專制荊州張本

董卓在

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

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

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

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

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張邈遣將衛茲分兵

隨之進至滎陽汴水

班志汴水在滎陽西南

遇卓將玄菟徐榮

菟同

都與戰操兵敗為流矢中所乘馬被創

中竹仲翻被及義翻創初

良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

從才用翻

洪曰天下可無洪不

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

謂酸棗未易攻也

易以
鼓翻

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

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

為于偽
翻下同

諸君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

勃海謂
袁紹也

酸

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輜輳太谷全制其險

塞悉則
翻輜音

環

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

此謂袁術也
丹水及析縣

皆屬弘

農郡

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

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

觀操之計但欲形格勢禁
待其變起於下耳非主于

戰也

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

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

千餘人還屯河內

從袁紹也

項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劉岱

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青州刺史焦

和亦起兵討董卓

姓譜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後以國為氏

務及諸將西

行

務進兵與酸棗諸將相及也

不為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

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薜北未嘗接風

塵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

好呼到翻

入見其人清談于

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為丘墟頃之和病

卒袁紹使廣陵臧洪領青州以撫之夏四月以幽州

牧劉虞為大傳道路壅塞塞悉則翻信命竟不得通先是幽

部應接荒外荒外言荒服之外也先悉薦翻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

調二億有餘以足之調徒弔翻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委偽翻於

輸春過翻而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

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上谷舊有關市與胡人貿易漁陽舊有鹽

官鐵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

萬口虞皆收視溫卹為安立生業

難乃旦翻為于偽翻

流民皆忘

其遷徙焉

五月司空荀爽薨

六月辛丑以光祿大

夫种拂為司空拂邵之父也

董卓遣大鴻臚韓融少

府陰脩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

安集關東解譬袁紹等胡毋班吳脩王瓌至河內袁紹

使王匡悉收擊殺之

瓌工回翻考異曰謝承後傳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班與匡書云

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郎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因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按范書此年六月遣韓融等安集關東袁術王匡各執而殺之三年八

月遣馬日磔及趙岐慰撫天下袁紀遣馬趙亦在三年八月時董卓已死而此書云與馬趙俱受詔又云志卓遷怒自相乖逆疑非班書今不取袁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

董卓壞五銖錢

賢曰光武中興除王莽貨泉更用五銖錢孔穎達曰五銖者其重五銖凡十黍

為一參十參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錢邊作五銖字壞音怪

更鑄小錢

更工衡翻

悉取雒

陽及長安銅人鐘虞飛廉銅馬之屬以鑄之

銅人秦始皇所鑄也

賢曰鐘虞以銅為之前書音義曰虞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鐘鼓之跗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曰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迎取長安飛廉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京門所作置於金馬門外者也余據馬援亦進銅馬虞音巨由是貨賤物貴穀石

至數萬錢冬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

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

漸益堅徐罷坐

坐才卧翻

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

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

還王匡屯河陽津

河陽津即孟津

董卓襲擊大破之左中

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廟號稱宗者皆宜省去以遵先

典從之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和帝以下無德可宗故去之去羗呂翻考異曰袁紀在明年今從范書

中郎將徐榮薦同郡故冀州刺史公孫度於董卓卓

以為遼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

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

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西擊烏桓語

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

語牛倨翻姓譜柳本自魯孝公子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為氏至展禽

食米於柳下因為氏

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於是分遼東為

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

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藉

田杜佑曰藉借也謂借人力以理之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春秋傳曰郊而後耕遂藉人力以成歲功故謂之帝

藉臣瓚曰親耕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藉謂蹈藉也師古曰瓚說是說文帝藉千畝藉秦昔翻

乘

鸞路設旄頭羽騎

羽騎
林騎也

卷五十九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